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閩門秘術

第六回 得祥夢魁星照命 相佳婿醫士為媒

話說春姑與兆璧兩人割股進藥之後，春姑便令兆璧前去歇息。兆璧見他兩人苦苦地相勸，就在旁邊那張牀上倒著身子躺在那裡。究竟辛苦太甚，神一凝，朦朧之間便自睡去，不知不覺好似一人將他喊出門外道：「我家星君請公子前去說話。」兆璧不知何人，只得隨著那人前去，卻又不知那人是誰。又似從前家裡的舊僕王敬。仔細看來，又不分相似。正在疑惑之際，那人已停了腳步說道：「到了，請公子在此等著，我先進去說一聲，然後再領你進去。」

兆璧聽說也就止住腳步。抬頭一看，好似一座大衙門。六扇大門甚為寬大，門外對立了兩個石獅子，對面照壁上立了一個五彩的掛印封侯，心下暗道：「我這裡是從未到過，又沒有熟人，何以有人請我！」正自疑惑，向裡面探望，只見領他來的人已走出來說道：「星君請公子進去。」兆璧聽說，便跟了那人進去。到了大門裡面，便是一所五開間的大廳。穿過廳房後面方有大的院落。院落以上又是一座殿閣。那殿閣高聳半空，下面一座七級臺。上了臺階，到了殿口，那人便上去說道：「華公子來了。」只聽裡面一人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兆璧聽了，急的走上臺階，見殿上正中坐了一人，冕旒冠帶，五絡長鬚。兩旁排列多人，有掌簿書的，有執筆的，還有坐在案旁翻閱文卷的。

兆璧見了，總料是有司衙門，趕忙地向上跪下，口中說道：「華兆璧蒙星君呼喚，不知有何吩咐？伏求明示。」

只見中間那人說道：「我這裡非有根基行孝的人不能到此。昨晚。本星官查察人間善惡，見汝等焚香禱告，割股療親，真堪嘉尚！特奏上帝，將爾等的爵祿加增，汝母病勢從此可好。惟恐汝等不能始終如一，故此喚爾前來，曉諭爾一番。」

兆璧還未聽完，忽然殿後跳出一人。兩隻眼睛如銅鈴一般，手中執定如鐵筆一枝相似的物件，望著兆璧喊道：「華兆璧你來了！」說著，跳到面前，對定兆璧一嚇，一身冷汗，大喊一聲，醒轉過來。乃是南柯一夢。

春姑正在旁邊煽風爐，忽聽兆璧大喊起來，惟恐驚了他母親，忙過來問道：「兄弟為什麼？敢是著魔不曾！」

兆璧還未答話。那知早把他母親驚醒。在上翻轉身軀喊著春姑道：「你快來代我把被掀過去，我身上怪熱的。」春姑即上前伸手在被窩內一摸，果然出了一身汗。當下說道：「請你老人耐煩些，現在已經出汗了。等了一刻退了汗，再掀蓋罷。此刻未出透，不能驟然掀被的。」他母親無奈，只得又過了一刻，又叫倒了一杯茶飲下去。神明感格，從此人事更清楚起來。加之魯達光脈理又好，日前來診視，對病發藥，不足一日，居然飲食大進，厥疾頓愈。夫婦二人俱皆歡喜無限，惟有兆璧心下疑惑道：我向來從不做夢，那日晚間那夢前半光景也還罷了，但是後來被那人在頂上點了一點，實在可怕。也不敢向人說起，只得自己思想，實在委決不下。

又過了半月的光景，他的父母皆已精神充足，便揀了四月五日酬神。第一天，湯德元、魯達光以及那些學生家的父兄，知道師父母病癒酬神，皆說次日大早全來道喜，還要吃麵。到了四這日，兆璧就買了些動用什物，以便次日應用。

到了次日一早，先設了香案。春姑姊妹又在廚房將祭品端正妥當，就想代他兆璧端至家堂，怎奈他父親性情古怪，說敬神不要女流在前面，故此兆璧便去端正祭物，無如他兩膀受傷，祭品又重，端在手中掙扎，兩處傷口疼痛異常，只得搶一步進堂前，將祭品三牲之類放在桌上。只見他把臉一苦，忙的跑到房內去了。

他父親見他這般辛苦，反而大怒道：「我今酬還願，做了些小事你就苦臉，現在又跑到裡面卻是何故？」

兆璧見他父親發怒，又不敢說，只得仍然出來相助為理，用力太紀，創傷迸裂，頃刻之間，血流透袖。又是四月天氣，把件月白夾衫皆染透過來。還是他母親心細，見他做事總有保痛之狀，便留神細看。只是他衣服上血斑點點，早已透露出來，趕忙把他拉過去，代他擰衣袖捲起來一看。不看猶可，這一看卻忍不住流下淚來道：「我的兒痛煞你也！你怎的這般狠心，下此毒手！怪不得你如此苦臉！原來受了這般重傷。」此時他父親也走過來看視，免不得也生了憐恤之心。

兆璧見說，還恐兩老傷心，復掩飾說道：「孩兒並不見痛！方才因用了點氣力，故爾如此。只要稍歇個一兩天就可好了。你兩位老人家不必愁苦。」

說了，等他父親磕了頭，自己也來磕頭。此時湯德元大眾已來，先代夫婦二人道了喜，然後方去閒談。華童就將兆璧剖股的話告知眾人。魯達光道：「如何？我前次看你的病危險非常，怎麼次日就大好起來！當時我就道總有道理，原來是令郎如此。怪不得神明保佑，實為可敬！」

湯德元在旁聽說，又歡喜卻又感慨。你道為何如此呢？他忻悅的是他久存了意見，想將他女兒配與兆璧，亦是不便啟口。此番病中，他分照應，只要約人一說，諒華老斷不好推卻的。只要他答應了之後，隨後有這般孝順才貌的一個女婿，也不落在人後。此是忻悅的意思。他感慨的，因他的年歲已與華老相仿，雖有兩個兒子，只是百般淘氣，一點人事不知，設若一朝不諧，免不得門庭敗落。想到此處，所以感慨繫之，一人坐在那裡呆呆的亂想一回。

不多一刻，禾已晌午，裡邊的面已燒齊備了，就請大眾入座。華童道謝了一番，面後，彼此談了一刻閒言，然後眾人告別回家。

且說湯德元見了兆璧，越看越執定主意。想道：「我不趁此時將話說明，後來為人搶了去，豈不是白白的費心思麼！」隨到家中將這意思對他妻房說明。次日一早起來就到魯達光那裡說道：「小弟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兄臺可肯援引否？」

魯達光聽說道：「老先生何必如此謙遜，有話但說不妨。」

湯德元道：「人生在世，不過為的父母妻子。小弟見華案兄的長子兆璧，世兄實在令人可敬。不但品性好，隨後這人總不在人之下。小弟兩個弱女，意欲挽兄臺執柯作為月考前去與華老一說。因婚姻之事不便面談，特來相求。」

魯達光聽了稱道：「先生眼力不差！這般乘龍佳婿，豈有當面錯過之理！能作成這事，隨後連我皆與有榮耀焉，你先生不必煩思，包管在我身上便了。我飯後就去。總在今晚明早，必送喜信與你。」彼此又談了些閒話，湯德元回轉家去。

這裡魯達光到了飯後，將各家的病一一診完了，便來至華家。華老知道魯大夫到來，躬身出來迎接，進去分賓主坐下，華老道：「昨日不恭，多多簡慢。只好隨後再為補謝了。」

魯達光道：「說那裡話來！小弟雖非儒林中人，也還不落流俗，專是徒哺啜的。但湯先生為的尊處很費了心。」

華老道：「如這般情同骨肉的至交朋友，當今之世可實在不多。」

魯達光道：「你先生既知湯先生情同骨肉，可知湯先生有一件要事要求尊處的呢。」

華老道：「真不知道。我們兩人本來至好，可算得無言不談。但你先生所說不知究為何事？尚望你老兄說明，以便遵行了是。」

魯達光道：「非為別事，只因他此時最愛的是大令郎，加之昨日聽說又有割股療親之一事，不但孝行可嘉，而且他日必然高發。他有兩個女兒，欲與先生兩位令郎結婚。雖非通家好友。只是聯姻之事不便於當面言談，所以托小弟前來介紹。我看此事不但門戶相當，而且男女也實在相稱，分相配。湯兄的女婿我雖然只見過一次，品貌固好，惟有持家一切以及敬上慈下的行為，凡與湯先生見好的人，無不知他有這兩個賢孝的女兒，但不知你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
華老聽說，沈吟了一刻說道：「湯案兄的意思我是感激之至。惟有一件現在不便許可。門戶雖然是相對，貧富卻又懸殊，他家雖非大富，也還廣有田畝房屋。我是個一貧如洗。加之遭此兵荒，就是那數間房子也皆拆毀無存。現在此間不過暫作棲身。難得湯案兄如此多情，我看小孩子年紀尚幼，若能後來稍有進益，那時再來報命尚亦不晚，還求先生善為我辭便了。」

魯達光見華老有心推託，復又說了許多旁觀的話，總要將事和諧方才罷休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